

国别政治

塔利班因素对韩国阿富汗战略的影响*

钮 松

摘 要：塔利班的数年藏匿及其卷土重来构成了韩国阿富汗战略中潜在和实际的挑战。由于立场的不同，韩国与塔利班对于彼此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认识存在差异：第一阶段（2002 年～2007 年 7 月），反恐与恐怖主义、重建与反重建（韩国）和反侵略和侵略（塔利班）；第二阶段（2007 年 7 月～2009 年底），维护人权与反对人权（韩国）和捍卫伊斯兰教与反对伊斯兰教（塔利班）；第三阶段（2009 年迄今），承担盟友义务与国际责任与反对其义务和责任（韩国）和维护普什图部落荣誉与蔑视部落荣誉（塔利班）。在美国阿富汗新战略并不见起色及韩国塔利班新旧矛盾交织的情况之下，韩国的阿富汗战略很难深入推进。

关键词：韩国；阿富汗战略；塔利班；三组矛盾

作者简介：钮松，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1673-5161（2015）02-0093-14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CZJ017）、上外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团队（新时期东亚与中东区域大国全方位合作关系研究）和上海市一流学科政治学的资助。

韩国自建国以后便遭遇了战争的创伤，以美英土为首的联合国军的出兵挽救了韩国的存亡。韩国自此开始与西方阵营建立了坚固的同盟关系，其早期建交国主要为西方盟国和非共产主义的温和国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八十年代，与阿富汗达乌德政权建交便属于这种情况。尽管达乌德于 1973 年 7 月在苏联的帮助下推翻王室并建立共和国，但其试图在两大阵营之间走中立道路。1973 年 12 月，韩阿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韩阿外交关系的建立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的考量，双方关系并未在其他领域有较大发展，随着 1978 年 4 月苏联

支持共产主义性质的人民民主党推翻达乌德政权，并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政权，韩阿因失去继续交往的政治基础而断交，此后 20 余年，阿富汗陷入长期的外国侵略和内战以及各种极权政权的统治之中，韩阿之间在冷战之后也难有关系的突破。2001 年“9·11”事件的发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阿富汗从被遗忘的角落成为世界的焦点，美国引导的阿富汗战争一举推翻塔利班政权，其庇护的“基地”组织也一时失去了盘踞的乐土。随着阿富汗重建进程的开展，2002 年 1 月，韩国与受西方支持的阿富汗新政府恢复中断 20 多年的外交关系。

韩国在解释发展对阿富汗关系时，首先进行了带有原生主义的情感塑造，指出“韩国与阿富汗拥有许多共同点，尤其是两国都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历经周边大国的入侵及惨烈的内战，这导致了巨大的生灵涂炭和经济的崩溃”；然后指出韩国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之下“成功清除战争的废墟，并实现模范的民主化和经济的发展”，“这些经验应与阿富汗人民分享”，因此韩国与国际社会一道对阿富汗开展援助并支持战后重建^①，这实际上体现了韩国对于韩美同盟和伊斯兰世界的双重重视，从工具主义的视角来看主要是为了长远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自 2002 年 1 月韩阿复交到 2006 年塔利班卷土重来之前，韩国的阿富汗战略进展平稳，2007 年，塔利班绑架韩国人质的以及随后韩国的撤军，导致韩国的阿富汗战略严重受挫；2010 年韩国重新出兵阿富汗迄今更是因塔利班的强烈反对而令韩国阿富汗战略遭致严峻挑战。塔利班构成了韩国阿富汗战略的最为主要的挑战因素，其阿富汗战略的三个阶段分别体现了不同的主要矛盾。

这三阶段的划分事实上与塔利班与韩国在阿富汗问题不同时期的特定关注点紧密相关。彼此之间相互矛盾的观点也与其各自的立场以及双边关系特定时期的导火线密切相关，如“9·11”事件、韩国人质危机和韩国第二次出兵阿富汗等。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并不独属那一阶段，只是在特定阶段更加突出罢了。

一、韩国与塔利班的间接矛盾时期 (2002 年 1 月 ~ 2007 年 7 月)

自塔利班政权倒台，阿富汗临时政府成立之后，韩阿正式恢复外交关系。不仅如此，韩国作为美国的盟国还派出非战斗部队参与维护阿富汗的安全并参与重建进程。韩国还为阿富汗重建设立了许多重建项目，并提供资金资助。塔利班则在联军的猛烈攻势之下逃至阿富汗—巴基斯坦边界地区藏匿，一度丧失反击能力，经过多年的经营和休养生息，塔利班于 2006 年开始袭击驻阿联军部队及阿富汗新政府。

^①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in Afghanistan, “Greetings,” <http://afg.mofat.go.kr/eng/as/afg/mission/greetings/index.jsp>.

2002~2006年,塔利班几乎销声匿迹,并未对韩国的阿富汗战略造成实质威胁,即使是2006年~2007年7月韩国人质危机爆发之前,塔利班的斗争矛头主要针对欧美国家。但这不代表着韩国与塔利班之间不存在矛盾,由于两者之间的立场不同,因此对于双方矛盾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就韩国政府而言,其出兵阿富汗、参与战后阿富汗重建的目的在于反对恐怖主义,实施国际援助外交,为韩国企业提供建设工程,并承担其作为美国盟友的义务,这是其阿富汗战略的主要内容。尽管这一阶段韩国与塔利班并未发生直接冲突,但双方间接矛盾依旧存在,在韩国看来,塔利班是其与阿富汗新政府发展友好关系并推行阿富汗战略的障碍,韩国与塔利班2002~2007年的主要矛盾主要表现为反恐活动与恐怖主义的矛盾和重建与反重建之间的矛盾。

首先,韩国所认为的反恐活动与恐怖主义之间的矛盾。恐怖主义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其发展经历了许多阶段,冷战结束后,尤其是“9·11”后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基地”组织策划并袭击美国本土,制造了“9·11”事件,这场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的受害者,既包括美国人,也包括欧亚非拉等大洲的人口;就宗教背景而言,受害者也包括穆斯林。这次恐怖袭击造成近3000人死亡,包括“9·11”在内的2001~2006年,平均每个美国人有1/50万的遭遇恐怖袭击的几率。^①“基地”组织恐怖活动罕见地招致各世界大国乃至主要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强烈谴责,而在此之前,国际社会对于其他伊斯兰极端主义暴力活动的定性存在着较大分歧。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得到国际社会广泛的支持,其目标既包括恐怖活动的实施者“基地”组织,也包括“基地”组织的庇护者塔利班政权。即便遭遇了“9·11”恐怖袭击,美国仍然试图将塔利班政权与“基地”组织的角色区分开来^②,如时任中央司令部副司令迈克·德龙将军所指出,“2001年10月6日,布什总统给塔利班首领穆拉·奥马尔发出了最后通牒,让他交出奥萨玛·本·拉登,否则后果自负。我们都知道他不会对此做出任何回应。他果然没有理睬。2001年10月7日,阿富汗战争如期爆发。”^③该事情的逻辑在于,美国实际上并未确定塔利班在事发前知晓“基地”组织即将对美国实施恐怖袭击,但在事发之后对塔利班晓之以理,并实质上要求其与恐怖主义一刀两断。在明知塔利班不会交出本·拉登之后依旧惺惺作态,“国防部和美国新闻媒体所采取的精明公关活动点燃了公众对于塔利班的愤怒,它们几乎与对美国国土的袭击无关”,“运用这条推理的主线,德国与韩国因皆有美国军事基地而定能为世界范围内美

① Brain Michael Jenkins, *Unconquerable Nation: Knowing Our Enemy, Strengthening Ourselves*, Santa Monica, CA: RAND Cooperation, 2006, p.154.

② 钮松:《国际体系转型与美国—塔利班关系》,载《南亚研究季刊》,2010年第2期。

③ [美]迈克·德龙著,张春波、潘守永译:《我在指挥中央司令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真相》,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国遭遇的袭击承担责任。”^①事实确实如此。由于韩美同盟关系，在韩国看来，塔利班在得知“基地”组织的恐怖行为之后仍然与之伍，实际上充当了恐怖分子的帮凶，而恐怖分子的朋友也是恐怖分子。2001 年 11 月 7 日，韩国将国家安全武装力量提升至警戒状态。美韩双方在阿富汗反恐问题上的共识来自共同的困境，即“碰到基地组织这样一种跨国行为者时，便一时难以迫使敌人现身成特定的国家行为者，则只好针对主权国家，要求各个主权国家负责来抓他们国内的恐怖组织”，尤其是美国，其“9·11 之后的敌国，是来自一个‘虚拟国际’，藉由阿富汗与伊拉克获得具体容貌，但一旦对象转变为两小国后，基地组织却更加无形化”。^②韩国在 2002 年 1 月承认阿富汗卡尔扎伊政府，并于当年派出“东医”部队，2003 年派出“茶山”部队参加北约为首的驻阿“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等活动都是其在阿富汗反恐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其矛头毫无疑问指向从未与韩国发生过直接冲突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政权。“即使可以打垮阿富汗或伊拉克等国家行为者，却无法消弭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反美情绪，以及尔后层出不穷的恐怖活动”^③，作为国家行为者的塔利班政权在联军的猛烈打击之下迅速溃败且元气大伤，无法对驻阿美韩军队发动反击，但作为塔利班盟友的无形的“基地”组织则已对韩国采取了试探性行动，2002 年一份名为《进入基地组织：全球恐怖网络》的报告指出：“尽管基地组织并未在韩国和日本永久存在，但他们的间谍出于采购和监视的任务已拜访了这两个国家。”^④美国著名军事杂志《约瑟夫·法拉赫的 G2 通报》(Joseph Farah's G2 Bulletin) 2003 年一份秘密报告指出：“基地”组织至少购买了 15 艘船，但其目的地不明，“作为对华盛顿所发出的基地组织成员可能在一艘驶向韩国的船上的警告的回应，据报道汉城在其某一个重要港口加强了安保。”^⑤

其次，韩国所认为的重建与反重建的矛盾。阿富汗在 1933~1973 年查希尔国王时期曾经保持了国家的稳定与繁荣。1973 年达乌德发动政变后国家开始动荡，1978 年人民民主党推翻达乌德政权，但掌权的阿明总统与苏联龃龉不断，这导致 1979 年苏联亲自出兵推翻阿明，扶植卡尔迈勒政权，阿富汗从此陷入此后长达 10 年的抗苏战争。1989 年苏联撤军后，阿富汗又陷入军阀混战，以反抗军阀为旗号的塔利班于 1994 年异军突起，很快于 1996 年建立全国政权，此

① Mir Bahmanyar, *Shadow Warriors: A History of US Army Rangers*, New York: Osprey Publishing, 2005, p.175.

② 石之瑜：《社会科学知识新论：文化研究立场十评》，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09~110 页。

③ 同上，第 110 页。

④ Rohan Gunaratna, *Inside Al Qaeda: Global Network of Terro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Al-Qaeda Training Manual Shows Seaports Top Target: U.S. Alerts South Korea to Ship”, October 30, 2003, <http://www.wnd.com/?pageId=21512>.

后5年阿富汗局势相对平稳。由于塔利班政权走向自我封闭的宗教极端主义以及国际社会不承认塔利班政权并对其实施制裁,阿富汗因长期的战争和极权政治而陷入困境。战争导致阿富汗经济陷入困境的表现之一是,“长期习惯于食利经济,阿富汗已严重依赖外部的收入来源,但在战争期间这种依赖性大幅提升”,20世纪八九十年代阿富汗政府的经济来源是苏联的援助及对苏出口天然气的收入;1992年人民民主党政权垮台之后,主要有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对阿富汗政府进行援助,但“圣战士及随后的塔利班政府都将其大部分资源消耗在持续的军事冲突上”,巴基斯坦提供了塔利班政权每年1000万美元财政预算的全部。^①2002年之前,阿富汗各种政权并未将国际援助真正用于国家重建中去。阿富汗经济的另一个困境是其鸦片贸易,尽管阿富汗有很长的鸦片种植史,但其真正泛滥却是在塔利班时期。“塔利班与毒品利益之间的配合破坏了阿富汗国家建设的议程”,“鸦片经济也通过提供财源的注入和提升农村收入而导致了‘荷兰病’”^②,高额的利润导致了阿富汗其他产业的停滞不前,其非法性也导致了政府功能的日渐萎缩和腐败的加快。韩国较早参与到阿富汗的重建进程,其捐助始于苏联撤军之后的1991年,为96.4万美元,人民民主党垮台的1992年为199.5万美元,1993年为140.1万美元;由于阿富汗随后陷入混战,因此1994年停止捐助,1995年仅为3.8万美元;塔利班政权正式建立以后,韩国与国际社会一样对其充满期待,韩国1996年的捐助为24.9万美元,1997年为53.4万美元,1998年为68.2万美元,随后处于对塔利班极权主义的认识而停止捐助直至其垮台。^③韩国1999~2001年停止对塔利班政权进行重建捐助可以看出其将塔利班视作重建的障碍,这种思路在2002年之后也得到了延续,韩国从2002年开始恢复对阿援助,并且援助额大为提升,2002~2007年分别为4777.2万美元、2亿1092.9万美元、1亿7378.3万美元、3313万美元、2106.8万美元和2602万美元。韩国参与阿富汗战后重建包括以下项目:计算机训练中心项目(2003~2004年,100万美元);建立喀布尔理工学院IT中心项目(2004~2005年,189.3万美元);伊斯塔利夫小水电站建设项目(2004~2005年,300万美元);韩国阿富汗职业培训合作项目(2002~2005年,967.6万美元);公务员训练中心建设项目(2004~2005年,600万美元);帕尔旺省学校建设项目(2004~2005年,80万美元);农村地区发展项目(2003~2004年,404万美元)阿维森纳重建及改造项目(2002~

Larry P. Goodson, *Afghanistan's Endless War: State Failure, Regional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Taliba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p.101.

William A. Byrd, “Responding to Afghanistan’s Opium Economy Challenge: Lessons and Policy Implication from a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4545*, March 2008, pp.4-5.

③ “ODA Korea”, <http://www.odakorea.go.kr/eng/operations/Asia/Afghanistan.php>.

2004 年, 300 万美元); 帕尔旺医疗援助 (2007~2011 年, 1400 万美元)。^①韩国在阿富汗的重建包括安全、经济、教育、文化等诸多方面。从 2006 年底开始, 塔利班开始对阿富汗实施恐怖袭击, 以图破坏重建进程。2006 年盘踞在阿巴边界地区的塔利班与巴基斯坦政府在一座足球场签署了《瓦济里斯坦协议》, “全副武装的塔利班作为警卫人员被部署在会场周围, 并且基地组织的黑色旗帜挂在记分牌上”, 巴基斯坦在围剿失败之后承诺不再对北瓦济里斯坦塔利班武装展开军事行动, 并归还其从塔利班搜缴的武器和其他设备, “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如今拥有了一个新的安全的天堂”。^②一个与传统塔利班所不同, 越来越具备恐怖主义特质并与“基地”组织越来越紧密的“新塔利班”已经在巴阿边界地区形成, 并以此为基地开始对阿富汗实施袭击。2006 年成为塔利班卷土重来的标志性年份。

就韩国与塔利班的矛盾关系来看, 由于立场不同, 塔利班在这一阶段的理解完全不同, 在塔利班看来, 它与包括韩国在内所有出兵阿富汗的国家间的主要矛盾是侵略与反侵略的矛盾。自从苏联 1989 年从阿富汗撤军之后, 其扶植的人民民主党政权独自面对抗苏圣战士的挑战, 直至 1992 年“阿富汗人民民主共和国”寿终正寝。阿富汗圣战士建立了“阿富汗伊斯兰国”政权, 该政权取得了阿富汗在联合国的席位。由于军阀内讧导致民不聊生, 塔利班乘机揭竿而起并得到大国的实际支持, 很快统一了大部分国土, 并于 1997 年夺取首都喀布尔, 建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政权, 而掌握“阿富汗伊斯兰国”政权的反塔利班“北方联盟”则被压缩到北方部分边境省份。尽管北方联盟掌权的“阿富汗伊斯兰国”政权依旧存在, 并被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视为阿富汗合法政府, 但塔利班政权 1996~2001 年对阿富汗绝大部分领土实施了有效治理, “塔利班主要将其亟待获承认为阿富汗合法政权的需求置于某诉求之上, 即它已为在其之前的军阀统治下长年无政府状态的这个国家的民众带来了安全”。^③这只是塔利班对其政权合法性来源的说法之一, 因为在塔利班之前, “那时阿富汗伊斯兰国并未有起作用的政府”, “这个国家由于派系冲突持续而处于分裂状态”。^④对塔利班乃至阿富汗而言, 政权的合法性更多来源于其对于伊斯兰教的捍卫, “因为塔利班运动源于人民内部, 并在人民的支持下在该国建立了伊斯兰酋长国,

“ODA Korea”, <http://www.odakorea.go.kr/eng/operations/Asia/Afghanistan.php>.

Bill Roggio, Daveed Gartenstein-Ross, “Pakistan Surrenders: The Taliban Control the Border with Afghanistan”, *Weekly Standard*, Vol.12, No.3, September 22, 2006.

③ “Crisis of Impunity: the Role of Pakistan, Russian, and Iran in Fueling the Civil War in Afghanistan”, *Human Rights Watch*, Vol.13, No.3(C), July 2001, p.11.

Rosemarie Skaine, *The Women of Afghanistan under Taliban*, Jefferson, NC: MacFarland & Company, 2002, p.7.

乌里玛将其视作一个合法政府并给予他们支持”。^①尽管从国际法的角度只有巴基斯坦、沙特和阿联酋对塔利班政权给予了外交承认，但这并不妨碍大部分阿富汗民众基于对塔利班的信任而接受“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塔利班提供的安全保障及捍卫宗教的口号实际上获得了早期对内统治的合法性。塔利班政权将美国为首的联军实施的军事行动视为对该国的侵略行径，各国的驻军更是被塔利班视为美国侵略的帮凶。迈克·德龙承认：“为了帮助阿富汗重建，我们给盟友分别指派了管辖的地段，让他们对分派的地区拥有绝对的管制权”^②，这在塔利班看来如同分区占领，韩国于2002年9月派出以医疗人员为主的“东医”部队，2003年2月派出以工程技术人员为主的“茶山”部队，这两支总共208人的部队都驻扎在巴格兰省的美国空军基地，韩国部队既为联军服务，也为阿富汗民众服务，4名韩国军医每天共医治200名患者，2002年9月~2005年底共医治阿富汗患者18万人；“茶山”部队则与美军分工协作，“韩国军队在基地内顺利开展工程建设，美军能集中于基地外的道路工程”。^③统治区域缩小为阿巴边界地区的塔利班政权依旧以“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名义发布各种消息，在塔利班看来，北方联盟的“阿富汗伊斯兰国”政权1996年就已结束，而继承“阿富汗伊斯兰国”在联合国席位、并得到西方支持的阿富汗过渡政府及随后的“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仅仅是傀儡，诚如一名塔利班成员阿卜杜·卡里姆所言：“我们不喜欢美国人，而且卡尔扎伊是乔治·布什的傀儡”。^④因此，帮助联军的北方联盟及随后的阿富汗伊斯兰国过渡政府、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以及与联军和阿富汗新政府合作的民众都被视作其敌人，塔利班对于“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的敌人采取了武装偷袭和自杀式爆炸等多种方式的袭击，因为“阿拉伯各国政府都一致表示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但同时也坚持必须把反抗外来侵略和占领排除在恐怖主义之外”^⑤，这实际上为塔利班提供了绝佳借口，在塔利班看来，它不过是利用了类似恐怖主义的手段来反侵略和收复国土。

二、韩国与塔利班直接矛盾及其缓和时期 (2007年7月~2009年底)

由于韩国并未参加美国主导的推翻塔利班政权的战斗，加上塔利班随后数

Mahendra Ved Sreedhar, *Afghan Buzikashi: Power Games and Gamesmen (Vol.1)*, Delhi: Wordsmiths, 2000, p.53.

② [美]迈克·德龙：《我在指挥中央司令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真相》，第69页。

③ Kim Min-seok, “Troops Treat Patients, Help Reconstruct Afghanistan”, *Korean JoongAng Daily*, December 30, 2005.

④ M. J. Akbar, *The Shade of Swords: Jihad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Islam and Christian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271.

⑤ 朱威烈：《文明对话与大中东改革——在宁夏社会科学院的讲演》，载《文汇报》，2006年9月3日。

年元气大伤，因而 2002 年~2007 年 7 月之前，双方占主导地位的矛盾是一种间接的矛盾，塔利班更是将斗争矛头主要对准美英等西方大国，韩国与塔利班之间只存在着一种逻辑上的间接冲突，即便如此，塔利班仍是韩国阿富汗战略的潜在威胁。2007 年 7 月韩国人质危机的爆发将韩国与塔利班推向了直接冲突的最前沿，双方的主要矛盾因韩国人质的基督教传教士特殊身份而出现剧变，并最终导致韩国于当年 12 月撤军及禁止传教士赴阿传教。从韩国人质危机到韩国军队 2010 年重返阿富汗之前，尽管前一阶段的矛盾仍然存在并贯穿韩国与塔利班关系的始终，但从塔利班的角度来看，它与韩国在这一阶段的主要矛盾是宗教的冲突，即捍卫伊斯兰教与反对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或曰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矛盾；从韩国的角度来看，这是捍卫人权与反对人权之间的矛盾，涉及信仰和生命。由于一神教之间的复杂关系，韩国政府出于保护人权而选择妥协，其与塔利班之间的矛盾得到缓和，但其阿富汗战略受到重创。

韩国人质危机爆发之后，塔利班所认为的与韩国之间的主要矛盾——宗教冲突。在伊斯兰世界看来，一神教才是具有神圣性的宗教，原始崇拜和多神教根本不具备宗教的特质。不仅如此，伊斯兰教是封印宗教，穆圣就是这封印宗教的封印先知，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被称为“有经人”。这实际上已经为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关系埋下伏笔。在一些穆斯林占绝大多数且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里，“公民身份只留给穆斯林，穆斯林改宗其他宗教是被禁止的”^①，在恪守伊斯兰逊尼派之保守的迪欧班迪教派的塔利班统治之下的阿富汗而言更是如此。塔利班不仅绝对禁止穆斯林改宗包括基督教在内的所有其他宗教，而且对伊斯兰教什叶派也严厉打击，这源于沙特伊斯兰逊尼派中的瓦哈比主义，沙特将该国什叶派穆斯林视为异教徒，不承认其穆斯林地位。塔利班给予什叶派三种选择：“改宗伊斯兰教逊尼派，移居伊朗，或被杀死”，据联合国和红十字会统计，5000~6000 名阿富汗什叶派穆斯林为此丧生。尽管塔利班有着强烈的政治意图，但韩国传教士在阿富汗的传教活动遭致塔利班的强烈反对也有着深厚的宗教根源，塔利班打着反对基督教传教的旗号以增强其绑架活动的合法性。2007 年 7 月，23 名韩国传教士在从喀布尔前往坎大哈的途中被塔利班武装劫持，虽然韩国政府并不支持传教士在阿富汗传教，但这足以导致塔利班迁怒韩国政府。韩国仅次于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二大传教士输出国难以让塔利班坚信这 23 名传教士在阿富汗的宗教动机。塔利班处决一名韩国传教士的理由是：

^① Natan Lerner, *Religion, Secure Beliefs and Human Rights: 25 Years after the 1981 Declaration*,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NV, 2006, p.142.

Dore Gold, *Hatred's Kingdom: How Saudi Arabia Supports the New Global Terrorism*,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Inc., 2003, p.133.

“神的工必须完成，不惜任何代价，甚至死亡”；不仅是塔利班，“大部分阿富汗人已长期遵循对伊斯兰教的保守理解”，塔利班倒台之后，“尽管如今在喀布尔大街上珠圆玉润的脚趾甲可从罩袍下窥见，但阿富汗公众仍继续挑战任何对伊斯兰教细微的反对”，“甚至这劝人改变信仰的基督教的出现就足以诱发普遍的愤怒”。^①韩国在阿富汗以及 2004 年在伊拉克的传教活动自此引起伊斯兰世界的广泛关注，而这被整个伊斯兰世界理解为基督教向伊斯兰教发动的挑战，这种连锁反应出现在也门。2009 年 3 月 16 日，在也门哈德拉毛省希巴姆古城游览的韩国游客遭到恐怖袭击，4 名游客死亡，多人受伤；3 月 18 日，进行调查的韩国官员侥幸逃脱汽车炸弹袭击。“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宣称对这两起事件负责，并指出这些袭击是为将“异教徒从阿拉伯半岛赶出去”，并批评韩国驻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十字军的同盟”以及基督教的传播。^②尽管该组织与塔利班一样具有政治目的，但也不容忽视阿富汗韩国传教士事件在宗教上对伊斯兰—阿拉伯国家内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在韩国看来，人质危机折射出的并非宗教冲突，而是人权问题，即与塔利班之间的矛盾是是否尊重对于私人信仰及人类生命的冲突。尽管韩国精英阶层多为基督徒，但其立国之初便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20 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更是得到更多的保障，甚至伊斯兰教自 20 世纪五十年开始便在韩国自由发展并得到政府的支持。韩国政府尊重世界各国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不反对在温和或自由民主国家的传教行为，但反对在非自由民主国家和战乱地区传教，前者出于这些国家人民难以自由表达宗教意愿的考虑；后者则处于安全的考虑，“韩国外交部对那些在没有得到官方欢迎的地方开展的传教活动表示不满，并限制前往如伊拉克和索马里这样的被战争蹂躏的国家”，为营救韩国人质，韩国政府付出了约 2000 万美元的赎金。^③在韩国政府看来，不考虑阿富汗宗教国情和安全形势的莽撞的传教活动首先涉嫌干涉阿富汗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这与塔利班强制实行伊斯兰教法一样都是对个人宗教信仰自由的侵害；其次是危及自身生命且不能达到传教的目的；“韩国政府代表为在阿富汗被绑架的传教士付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赎金，教会的事工不过是缓解了恐怖组织的贫困而已”，这些传教士实际上是“为塔利班做神的工”。^④值得注意的是，韩国政府在寻求人质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其国内的伊斯兰教团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韩国穆斯林中央

“Korean Christians and the Taliban, A Clash of Faiths: Held Hostage in God's Name”, *Economist*, August 2, 2007.

Jane Novak, “Yemen's Three Terror Fronts”, *Long War Journal*, March 28, 2009.

Shim Jae Hoon, “Doing God's Work for Taliban: Korean Christian Missionaries End Up Bolstering the Terrorists in Afghanistan”, *Yale Global*, September 4, 2007.

Ibid.

会参与到官方的营救外交中去，及时派韩国穆斯林前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并向当地宗教领袖求助，这对 21 名韩国传教士的获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韩国政府在 2 名人质遇害的情况下，为了其余人质的安全，满足了塔利班要求韩国从阿撤军并禁止向阿派出传教士的要求。2007 年 12 月底，韩国“东医”部队和“茶山”部队全部从阿富汗撤回韩国并解散，韩国政府也正式禁止韩国人私自前往阿富汗，否则面临罚金和监禁的惩罚。在韩国看来，塔利班绑架、杀害平民人质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这是恐怖主义思想极端和滥杀无辜的体现，塔利班对于宗教信仰的曲解和人类生命的漠视已经有目共睹，但为了维护国民的生命安全，韩国政府不惜得罪盟国并以政府名义与塔利班直接谈判，这显示了韩国对于人权的重视。2007 年底~2009 年底长达 2 年的时间内，韩国的阿富汗战略严重受挫，仅有部分工作继续开展，如韩国政府一位官员 2007 年 9 月 21 日所言：“和塔利班达成协议的人质释放条件中，包括韩国非政府组织要员在年内撤出，但这并不是重要的考虑选项”，“和阿富汗绑架人质事件无关，目前正在从多个角度讨论参与 PRT 的问题。”^②韩国最终决定派遣工程人员参与帕尔旺省的“省级重建队”(PRT)。2008 年 2 月 15 日，阿富汗新任驻韩国大使拉希米向卢武铉总统递交国书时“表达了他对数月前在阿富汗被和平与稳定之敌人绑架的韩国公民的慰问”，并“表达了他对向帕尔旺省派遣省级重建队的感激”。^③

三、韩国与塔利班矛盾再现并愈演愈烈时期 (2009 年底迄今)

韩国与塔利班直接谈判，以交纳赎金和撤军作为人质获释的举动遭到了美国的强烈反对，美韩关系面临严峻考验。由于 2008 年美国面临总统大选，布什也进入其总统生涯的最后一年，共和党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上并无新的政策，因而韩国 2007 年底从阿富汗的撤军活动并未对美韩关系造成长久影响。民主党大选获胜后，美国政府因政党轮替而在中东处于一种战略上的真空状态。奥巴马总统 2009 年上任之后的当年 3 月正式抛出其“撤军伊拉克，增兵阿富汗”的“阿巴新战略”，将反恐战争的重点转移到阿富汗—巴基斯坦边界地区，在此之前，奥巴马将“温和塔利班”与极端塔利班区分开来，该战略将“基地”组织视为最大的威胁。2009 年 12 月，奥巴马又决定向阿富汗增兵 3 万。正是在塔

① 钮松：《伊斯兰教与韩国的中东外交》，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 年第 3 期。

② 金瓯徽：《韩国政府考虑向阿富汗派遣重建队》，载《朝鲜日报》，2007 年 9 月 11 日。

③ “Afghan Ambassador to Seoul Submitted His Credential Letter”, February 17, 2008, http://afghanistanembassy.or.kr/bbs/board.php?bo_table=event&wr_id=14&page=3.

利班内部出现裂缝以及美国加重阿富汗在中东战略中的地位的措施使得韩国政府在通过立法禁止公民前往阿富汗、伊拉克和也门等战乱国家和恐怖活动盛行的国家的前提下，决意再度出兵阿富汗并扩大其在阿富汗的重建力量。这激怒了塔利班的极端势力和“基地”组织，双方再度对韩国采取各种袭击活动，甚至有塔利班成员在韩国本土被抓获。在塔利班看来，韩国违背营救人质时对塔利班的撤军承诺，是一种出尔反尔的失信行为。尽管韩国的出兵对于塔利班而言包括侵略与反侵略的矛盾，但失信行为本身对于塔利班乃至许多阿富汗普通民众而言是不可原谅的罪行，因为这本质上是对其部落习俗的蔑视，因而其与韩国之间的矛盾是维护部落美德与蔑视部落美德之间的矛盾。而在韩国看来，与恐怖主义妥协本身只是无奈之举和权宜之计，韩国更看重其所应承担的对盟友的义务和国际责任，塔利班是对其盟友义务和国际责任的破坏者。

塔利班对于韩国再度出兵的愤恨源于其部落特征。阿富汗是一个多族群国家，普什图族是阿富汗最大的族群，“与其他族群所不同的是，普什图文化是部落的”，“2个主要的阿富汗普什图人部落是杜兰尼和吉尔扎伊，它们又分别分为氏族（clans）和亚氏族（subclans）”，其中“杜兰尼部落构成了塔利班的大部分”。^①一般而言，部落社会分为游牧部落和农业部落两类，游牧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表现为：宗派主义、勇敢无畏、热情好客、个人自由和生存观（吃苦、忍耐、节俭、不贪恋等）。^②普什图部落既拥有一般游牧部落的共性，也具有其特性，主要包括：1.信仰（信奉真主）；2.行为（尊重包括人、动物及其周围的环境等一切创造物）；3.平等（每一个男女被认为是平等的）；4.自由与独立（生理、心理、宗教、精神、政治和经济的自由，独立由自由衍生）；5.改宗；6.招待与庇护；7.公正与宽恕；8.兄弟与信任；9.荣誉；10.自尊；11.同情与合作；12.家庭；13.同一个家庭（普什图所有部落）；14.知识；15.普什图的历史；16.与恶作战；17.诚实与承诺。普什图人尤为看中诚信，他们“以在任何情况下和任何时间里都恪守承诺与诚实而闻名”，“一个真正的普什图人决不会违背其诺言”。^③面对2009年12月韩国政府宣布向阿富汗派遣PRT民事人员和部队，塔利班得知此事后发表声明，指责韩国违背了其2007年换取人质获释时的承诺，但韩国国防部一名官员随后否认韩国政府向塔利班做出了如此承诺，这激起塔利班的更大愤怒，塔利班警告韩国领导人“应为其行动的后果做好准备，他们将肯定会面对”，“他们已承诺从阿富汗撤出他们的军队，并许诺以后永远不再派兵到

Ehsan M. Entezar, *Afghanistan 101: Understanding Afghan Culture*, Bloomington, IN: Xlibris Corporation, 2008, p.155.

② 王保华：《阿拉伯国家的基本社会形态及主流价值观》，载张宏主编：《当代阿拉伯研究》（第2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6页。

③ Mohammad Soltan Sharifi, “Who Are the Pashtuns?”, *Surghar Daily*, January 6, 2010.

该国”。^①在塔利班看来,韩国不仅不遵守承诺,而且还否认曾作过承诺,这是对其部落美德的挑战,在部落社会里,口头承诺的约束力并不比正式的纸本协议弱。面对韩国的一意孤行,塔利班及“基地”组织都开始对韩国恢复袭击活动。不仅是在塔利班内部,受惠于国际重建计划的普通阿富汗民众也保持着传统的部落思维,《环球时报》资深战地记者邱永铮在喀布尔就韩国重新出兵一事随机对 10 名阿富汗人进行调查,其结果是全部表示反对,理由是:“如果二度出兵,那真是可杀!”^②这很好地说明了韩国再度出兵所面临的巨大危险。2010 年 7 月 1 日,韩国在帕尔旺省的 PRT 本部施工地遭遇不明来源的火箭弹袭击,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分析家认为这次袭击看起来像是一条对韩国做出重新出兵阿富汗的决定的警告讯号”,“韩国外交部发言人金英善说塔利班或该地区的叛乱者有可能制造了这次袭击”。^③2010 年 10 月 22 日,韩国宣布有塔利班恐怖分子成员近来在韩国被抓获,并确信有更多成员在韩国秘密工作,这引起了韩国对于国家安全尤其是即将召开的汉城 G20 峰会安全的忧虑,一名韩国官员指出:“我们确信更多的塔利班间谍在国内,并打算在 G20 峰会之前查明他们的下落。”^④2010 年 11 月 2 日,韩国石油公社在也门南部的一条石油管道发生爆炸,“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宣布对此事负责,由于塔利班激进势力与“基地”组织合流,尽管双方动机不同,但对于塔利班而言是很好的惩罚其违背诺言的方式。

遭遇到塔利班口头警告和实际安全威胁的韩国认为,这是阻扰其承担盟友义务和国际责任的行为,双方 2009 年底迄今的主要矛盾集中于此。美韩同盟是韩国安全的基石,韩国的义务参与到美国的军事和战后重建活动中去,“一个公开的秘密是,美国既要求对阿富汗提供经济援助,也要求新的部队派遣”,韩国政府也公开宣称:“参与反恐战争是迈向全球性的韩国的义务。”^⑤韩国注意到原先的“东医”和“茶山”部队因为驻扎在美军基地而被塔利班视为美国的帮凶,因而其新的出兵方案与之前有着很大不同,其任务主要定为为保护韩国省级重建队中的民间人士。韩国选择了建立独立的省级重建队营地,民事人员包括 100 余名工程、体育等专门人员和 40 多名警察。韩国派出 320 人左右的“朋友”(Ashena)部队驻扎阿富汗,其中 310 人左右的部队对民事人员进行保护,另外 10 人左右保护韩国驻阿使馆,初步驻军期限是 2010 年 7 月 1 日~2012 年

Hyung-Jin Kim, “S Korea Vows to Go Ahead with Afghan Troop Dispatch”, *AP News*, December 10, 2009.

② 邱永铮:《韩军二进阿富汗,喀布尔市民皆言“可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d0a31070100m0ay.html.

“S. Korea PRT Site in Afghanistan Comes under Attack”, *Hankyoreh*, July 2, 2010.

Shin Hae-in, “Taliban Agents Arrested in South Korea”, *Korea Herald*, October 22, 2010.

“South Korea Considers New Troop Deployment to Afghanistan”, *Hankyoreh*, October 27, 2009.

12月31日。^①根据省级重建队阶段性撤出计划,除了52名官兵承担保护省级重建队在巴格拉姆(Bagram)基地的医院和职业训练中心直至2013年底以外,“朋友”部队其余人员于2012年底撤离。韩国派出的包括军人、警察、工程人员、医护人员等组成500余人的省级重建队是仅次于德国的第二大重建队,不仅如此,韩国2011年还为阿富汗提供7400万美元的援助,李明博总统“强调了在这些方面加强合作对于韩国的必要,以证明它是一个负责任的全球行为体”。^②在韩国看来,塔利班以其违背诺言而对韩国发动恐怖袭击是不可理喻的,与塔利班的妥协无助于其阿富汗战略的开展,甚至有损国际形象。阿富汗本身并无过多的经济资源可言,韩国甘愿再度得罪塔利班原因就在于它承担盟友义务和国际责任将会使其国家利益在别处得到补偿。美国的阿巴新战略实施效果以及随之而来的塔利班力量的消长将对韩国今后在阿富汗的重建活动有着巨大影响。

四、结语

韩国在美国推翻塔利班政权之后派出军队及民事人员积极响应美国的反恐战争并参与阿富汗战后重建,其阿富汗战略因韩国传教士被塔利班绑架事件而严重受挫。因维护人权而对恐怖主义暂时妥协所导致两年多的沉寂之后,韩国继续派出军队、扩大民事人员的数量并联合组建重建队,韩国继续承担起盟友义务和国际责任,其目的是为了阿富汗战略的顺利开展及其长远收益。由于观念和立场的差异,同样的事件在塔利班看来完全不同:塔利班在失去对阿富汗的全国统治之后其政权并未消亡,而是转移到阿巴边界地区,在随后5年因元气大伤而对反抗外国入侵难有实际作为,直到2006年开始对驻阿外国军队及其傀儡政权官员、军警乃至与政府合作的普通民众进行袭击。2007年绑架韩国人质促使韩国撤军对其而言是一场巨大的胜利,韩国2010年重新派兵促使塔利班及其盟友开始对韩国海外设施及本土采取和酝酿采取打击活动,除政治目的外,分别基于塔利班对于异教的排斥及对部落荣誉的捍卫。塔利班的最终目的在于夺回对阿富汗的统治权。韩国必须认真考虑塔利班的思维方式及其对于韩海外利益及国土安全的威胁,但不容忽视的是,韩国塔利班关系实际上被美国塔利班关系所左右,在美国阿富汗新战略并不见起色及韩国塔利班新旧矛盾交织的情况之下,韩国的阿富汗战略很难深入推进。塔利班的卷土重来在当前阿富汗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阿富汗政府高度重视与塔利班的和解问题并作出

庾龙源:《韩政府确定对阿富汗派兵动议案》,载《朝鲜日报》,2009年12月9日。

Kim Ji-hyun, "Seoul to Set Up Support in Afghanistan", *Korea Herald*, March 30, 2009.

了许多努力，但收效甚微。不仅如此，自 2011 年 5 月 1 日日本·拉登毙命之后，美国支持塔利班于 2011 年 9 月在卡塔尔设立政治办事处以助于双方未来的对话。但直到目前为止，美国与塔利班关系并未有大的进展。韩国应提升其与塔利班的关系而不要彻底成为美国“阿巴新战略”的附属品，美国迟早要从阿富汗撤军。如果未来韩国在促进塔利班融入阿富汗和平重建进程方面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韩国将会较好摆脱其阿富汗战略的困境。日本政府的经验值得借鉴，许多年前，在日本的主导下，塔利班政权及其反对派之间的谈判顺利在日举行。尤为要注意的是，近年塔利班内部有着和解的声音，这有可能为韩国阿富汗战略的更好推进提供新的突破口。

Taliban's Impact on R.O. Korea's Afghanistan Strategy

NIU Song

(Niu Song,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Middle East Studies Institut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enter for Religion and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Years of hiding of the Taliban and its comeback in 2006 forms a potential and real challenge to the Republic of Korea's Afghanistan Strategy. Based on different standpoints, the Republic of Korea (ROK) and the Taliban both have different recognitions of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in the three stages between each other. The first stage (2002-July2007), contradictions of anti-terrorism and terrorism activities and reconstruction and anti-reconstruction activities (ROK's view) and anti-invasion and invasion (Taliban's view); the second stage (July 2007-end of 2009), contradictions of safeguarding and abusing of human rights (ROK) and defending and opposing Islam (Taliban); Third stage (end of 2009 to present), contradictions of assuming and opposing its responsibility to its all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ROK) and maintaining and disdaining Pashtu tribal honors (Taliban). While there are complicated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ROK and the Taliban and no great progress in the U.S. Afghanistan strategy, it is very hard for ROK to put its Afghanistan strategy into further practice.

Key Words ROK; Afghanistan Strategy; Taliban; Three Contradictions

(责任编辑：钱学文)